



袁寒云论书法

◎祝淳翔

我不善书法,闲来却喜欢读帖,常手摹心追,念念不释。古人云:“虽不能至,然心向往之。”近来对袁寒云书法颇有欣赏之雅,自然也想寻找他关于书法有何理论,其实不难找,1982年《书法》杂志第二期刊着徐京《袁克文论书》一文,已有披露。

徐京是徐半梦(1881—1968)后人。半梦原名儼,字云石,号冻佛,又号了道人。江苏宜兴人。工书法,著有《临池琐语》,书摹王梦楼,自谦“致力梦楼书法,追随不上,刻意为之,功夫仅及其半”。因署“半梦”。

袁寒云关于书法的构想与取径,具见其给徐半梦的一通回信。兹录全文于下:

书法始于篆,学书者必以篆始。篆书体画整肃,行白谨严,习之而后攻他,庶免弱俗荒斜之病。篆法既尽,乃以隶体宕之。学隶当取西汉诸碑,东迁以降,多尚侧媚,古意渐疏矣。进参以古草,极纵横转折之势。探书之源,立书之本,以六朝楷法束之,而书成矣。六朝之书,尤推北魏碑志,所见隶姿篆骨,允为楷之宗法。若钟王之书,诚尽善尽美者也,其楷书传世者,惜多见于帖,帖为钩摹而成者,纵有佳工,亦难完其神髓,碑志则书于石刊者,得守其原,无或微失。故取六朝之真,弃钟王之伪。隋唐碑志,良有佳构,流览可耳。宋元人书,日趋婉媚,以锋芒胜,不宜入石,墨本犹有可观者。明人侧露甚,间坠妖鄙。清士困于帖括,不可超拔,故书多拘陋,然此特泛言耳,若奇突之士,不惑俗流,窥古人之堂奥而自成一家者,代尚有其人焉。夺篆隶之真魄,与西京抗手,千百年中一何道州耳。唐以后,名家之书,供参玩则可,用为师法,则未足也。世人舍本务末,或临三希堂,或摹覃溪、石庵辈,稍获貌似,即以书家自许,倘知法东坡、山谷、松雪、香光诸家,则更以高古傲人,求知六朝者已鲜,遑论三代秦汉矣。古法沦坠,复何言哉!

后面还有几句客套话:“读大论,知为有心于书者,故敢以下愚一得,辱高明之听。拜上半梦法家,戊午十一月初九夜克文上言。”末有附注:“右论狂执,幸凌霄汉阁主、南雅楼主有以是正之。”其中凌霄指徐凌霄,南雅指沈太侔。前面所提何道州即何绍基,是寒云深自佩服的清代书法家。

还可从1918年12月24日《时事新报》上发表的《寒云寄庐围炉记》文中见到他对何绍基的推崇:“倘以汉人简册及张迁表颂与道州书同观,当知道州为东汉而后千百年中,独得西京真趣者。……取曹全碑及唐人隶碑较之,可知古法之失久矣。至道州始振于衰坠之中,而超然世表,其隶书吸石门之魄,夺张迁之骨,雄姿铁画,脱尽唐宋人弱俗之敝。”



《灰姑娘》

插图选(5)

埃德蒙·杜拉克 绘

灰姑娘要求王子带她去见国王和王后。



新书快递

在万物中醒来
[美]玛丽·奥利弗
贵州教育出版社

奥利弗女士的诗中没有抱怨,没有哀诉,但也不会让人感觉岁月静好。这些诗支撑我们而不是分散我们的注意力。尽管很少有诗人的诗中人物比玛丽·奥利弗更少,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,很少有诗人能走得这么远,帮助我们前进。

银盐落定:上海 2001—2010
朱浩/btr
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

20年前上海街头人与事的平凡日常:或喧杂,或宁静,像是新世纪的序幕。当时也许无法预测之后即将上演的剧情,但相隔20年,竟发现那些不再寻见的城市肌理、一张张似曾相识的面孔,才是今天魔都的本来面目:质朴而纯真的上海气质。

走进明朝:
从严峻冷酷到自由放任
方志远
四川人民出版社

本书的研究既有关于明朝的具体方面,如“传奉官”的身份与职业特征、“毋得任户部”考,也有关于历史学研究的方法论讨论,如关于“史无定法”与“史有定法”、学术研究的“问题意识”与“非问题意识”等。

封神演义绣像珍藏版
许仲琳/钟伯敬 批
湖南文艺出版社

《绣像珍藏版》共收录150幅古典绣像插画,其中人物绣像50幅(出自清代墨绘本《封神真形图》),置于正文之前;正文每回配图1幅,共100幅。完整收录托名明代文学家钟伯敬的近2万字206条批注,句句切中肯綮,令人直呼过瘾。

名声在外的经典书话

◎叶沃若

《猎书人的假日》一书封底印着作者罗森巴哈的名言:“这世界上最伟大的游戏是爱的艺术,此后最令人愉悦的事情是书的收藏。”这让我想起纽顿《藏书之爱》开篇的第一句话:“在这个世界上,最有意思的东西就是‘人’,其次便是‘书’。”

我是在《藏书之爱》中第一次得知罗森巴哈的大名,“美国最渊博的书商”,写过几册名声在外的经典书话。《猎书人的假日》收录四篇文章,

是他的书话首次选译成中文结集出版。《谈旧书》回忆他作为一名书商的成长历程,《本该烧掉的信件》借收藏的名人情书揭示其情感世界,《无法出版的回忆录》和《婚姻的十五种乐趣》则是关于书痴的幽默故事。从这几篇书话看,罗森巴哈与纽顿一样,关注的是作家逸事和书界的奇人趣闻。

译者对原作内容较为熟悉,译笔也很流畅,不过,个别文字尚欠推



睿识阁

◎苏文生

秦康祥,字彦冲,浙江鄞县人。据马国权《近代印人传》,“其斋名甚多,大抵皆与藏弆有关:曾得濮仲谦竹尊、朱松邻竹佛,即名濮尊朱佛斋、竹佛龛;后得竹刻笔筒、扇骨、臂搁、摆件既丰且精,又名其居曰玩竹斋;既获古名琴,又曰雷琴簃、四王琴斋;后见铜印、铜镜、汉璧而集之,且善辨伪,乃名睿识阁;戊戌之岁,得兰亭石刻两面,喜而颜其居曰兰亭石室、唐石室;动乱忽起,珍藏尽失,离故宅而移家陋室,则称卧龙窟”,不一而足。但秦康祥却对“睿识阁”颇多偏爱。

1915年,“彦冲先生取宋祁语以名其阁”,请王福庵刻了一枚“睿识阁”白文方印。“睿识”出自宋祁《宋景文笔记》附录《庭戒诸儿》,所谓“睿吾识者,诗书也”。此书版本不少,但大多数见于丛书,诸如《百川学海》《唐宋丛书》《学津讨原》《四库全书》,其中《四库全书》误“识”为“职”,《全宋文》据之整理成文,以讹传讹,素谬如是。

1938年,秦康祥以“鄞秦氏睿识阁”名义校印《竹人录》,郑逸梅便藏有一册,乃向仲坚旧藏,“线装大本,末页,秦氏手钤‘秦彦冲赠’四字朱文印”。1943年,王福庵为秦康祥又刻了一枚“鄞县秦氏睿识阁藏书”朱文长印,其边款说,“鄞之藏书家世称范氏,所谓天一阁者也。余友秦君彦冲亦鄞人,工刻画,好藏书,古今图籍搜罗宏富,方今‘劫波变白,烽烟湏洞’之秋,坐拥百城,足以自娱,署其藏曰睿识阁,属刻是印,以为收藏之记。若能岁益增广,安知不与范氏媲美,将拭目以俟之”。1948年,《睿识阁古铜印谱》刊行。1963年,秦康祥请江成之刻“睿识阁”。情之所钟,真是解释不得。

周退密有诗云:“文章汉魏有师承,乃以雕虫篆刻称。扫地出门余一命,前生疑是打包僧。”说的是后来秦康祥厄于数奇,直至1968年去世。而江成之迄未践诺为之治印,可发一慨。



敲。例如,《无法出版的回忆录》是篇名也是书名,故事中两人争购一册“回忆录”,“初版也是唯一一版”,“目前所知存世仅有两本”。这本书既然已有“初版”,Unpublishable一词译为“无法出版”,或“难以出版”,都不合适。考虑到“此书按时间顺序记述了18世纪时髦人的生活,满纸丑闻”,是“有史以来人类写下的最邪恶的一本小书”,为什么不译作《不宜出版的回忆录》呢?